

■ 声音

# 藏族小说:新时代期待新的提升

■扎西东主(藏族)

藏族有着丰厚的民间文学传统,进入现当代之后,众多藏族作家涌现,藏族文学不断蓬勃发展,推出了一大批优秀文学作品。新时代新起点,藏族文学特别是藏语小说创作要有新的突破。我认为,藏族的作家、评论家和翻译家要齐心协力,共同推动新时代藏语小说繁荣兴盛。

作家们需要通过深入生活积累创作素材。俗话说,“作家向下,作品向上。”想要写出一部优秀作品,作家不能安逸地待在城市的某个角落,而是必须身体力行地前往农牧区群众中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搜集创作所需材料。积累得足够多,才能写出厚实的作品。当年,为了写作《白鹿原》,陈忠实走访了关中平原上百个村子,几百户村民,查阅了20多个县的县志,单是素材笔记就写了百万字。后来,就是这部小说获得了茅盾文学奖,并一直深受读者的喜爱。藏族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们,要以这样的作家为创作楷模,坚定不移地努力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生活,广泛积累生动活泼的创作素材。在此基础上,创作出能够表现基层农牧民群众喜怒哀乐的的小说佳作,进而提高小说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对此,有关组织和部门应该尽可能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为作家深入生活提供便利。

作家们要在读书、学习上不懈努力。如果前期不肯下苦功夫,肯定不会有后期的丰硕成果;如果没有前期大量的知识积累,肯定不会有后期深广的眼界。藏族作家们要以蜜蜂采花的精神奋进于各种知识的海洋。在大量阅读藏族古代、近代文学作品的同时,也要广泛涉猎《格萨尔》等民间文学。要尽量多读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文学名著,有意接触各种文学流派的代表性著作和各种衍生手法。对此,作家邓友梅曾说道:“有些东西读熟了,在写作时不知不觉地起作用,有时自己都说不清楚这一段写法是从哪里学来的,可又明明觉得从别人那儿受到了启发。”这是深刻的经验之谈。藏语小说创作者们应该多阅读文学方面的经典书籍,认真学习各种对自己创作有益的知识,尤其是要深刻领会与藏族生活、思维方式、文化习惯等方面有很多相似点的“魔幻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创作

方式、表现手法,把书写藏族神奇生活作为写作主旨。

藏族作家要在多写作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创作风格。作家契诃夫讲过:“头一个条件是必须写得多……顽强地写。”藏语小说家坚持多写,以持之以恒的笔力全身心投入小说创作之中。在创作期间,不经意间在脑海中闪现的各种想法、灵感、构思等,要及时做笔记,将会对提高作品质量起到不可小觑的作用。写多了,会形成自己的创作风格。作家要在创新上狠下力气,努力推出烙有自己标志的文学作品。关于这方面,我们应该多向卡夫卡等经典作家学习。他的作品总是那么独特,形成了独有的风格。但这种风格不是狭隘的、封闭的,而是吸纳着全世界不同国家、不同语种的精神养分。

好的作品,需要作家不厌其烦地进行修改。据我了解,一些藏语小说家一旦写完稿子,就立即投稿,没有对作品进行打磨的习惯。作为编辑,我在审稿过程中随处看到很多错误,可谓漏洞百出。所以,需要编辑浪费多余的时间、精力予以修改、定夺。作家老舍曾经说过:“别嫌麻烦,要多修改一不,要重新写,写好几遍!有了这个习惯,日久天长,您就会一动笔便对准靶子的红圈,不再乱射。您也会逐渐认识文字贵精不贵多的道理了。”这一点,对于藏族青年作家来说,尤其显得重要。应该尽量克服自己在创作过程中出现的批漏错误,端正写作态度。特别是在稿件完成之后,再次通过重复推敲、润色、修改等过程,把人物形象刻画得活灵活现,让读者永远难以忘怀。

作者写完一篇小说后,通过三审三校在刊物上登载,来到读者和评论家手中。此时,读者和评论家在文本细读的过程中,遴选出个别值得评论的作品进行评述。通过这些反馈,作者又进一步了解自己作品的得与失。这对于将来创作的小说必定会提供进一步上升的可能。要想提高藏语小说创作水平,除了作家们需要努力,评论家也责无旁贷。我认为:如今社会高度信息化,有关创作方面的交流可以畅通无阻地进行,作者创作完作品后,可以发邮件给自己熟悉的评论家以求中肯、专业的意见和建议。这样

可以及时地对作品进行改正。在这个关键点上,评论家们也应该付出努力、作出奉献,如同鲁迅先生所讲:“批评家的责任不仅仅是铲除杂草枯枝而已,还要经常给花朵施肥浇水,尤以培育花苗为己任。”作为评论家,不一定能够全文阅读所有作品,但务必要细心留意一些文学佳作,针对性地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观点,甚或可以提出尖锐的批评意见和修改建议,以此推动和辅助藏族作家们进一步提高文学创作整体水平。

翻译家对藏语小说创作水平的提升也有着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翻译家一般精通两门或两门以上的语言,能够从多个不同的视角对作品的好坏、得失进行专业的点评,提出适当的增删意见。在此,我要谈点自己的亲身经历:藏族青年作家拉加的小说《路上的阳光》,当初寄到《章恰尔》编辑部,通过编辑初审、复审,在很短时间内予以发表。后来,该篇小说获得众多读者的好评,并顺利获得第七届“章恰尔文学奖”。再后来,我把这部短篇推荐给作家、翻译家龙仁青,请他翻译成汉文。他欣然允诺并在仔细阅读后很受感动,译文也在很短的时间内顺利完成。在一次茶余饭后的聊天中,龙仁青对这篇小說赞赏有加,认为这样的小说拿去与近几年汉族知名作家创作的作品相比较也毫不逊色。但是,在某些细节上还有待进一步雕琢,如果早发现早修改就无遗憾可言了。由此,我们得到一些经验教训:一旦完成一篇小说的创作,作家不能急于发表,首先自己要要进行重复修改,再次请评论家或翻译家提出宝贵意见,并按他们的要求予以克服错误、补缺漏洞。

总之,藏族有深厚的民族、宗教文化传统,而且藏族人胸怀宽广,善于从各民族作家身上汲取经验。只要藏族作家们沉下心来创作,评论家、翻译家们积极付出,为打磨精品力作不懈努力,藏语小说会迎来新的爆发。作家歌德说:“所谓伟大,是从一块石头中发现别人不能发现的新东西。”藏族作家协会从自己所生活的广袤大地上催生出一批又一批精品力作,进一步推动藏语小说乃至藏族文学的繁荣发展。

■ 纪念

# 用生命回报文学的恩典

——忆雪林兄 □兴安

白雪山,我一直敬重的兄长,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蒙古族作家。他的小说真实地表现了科尔沁蒙古人的劳动和生活,富有半农半牧地区的蒙古族的浓郁生活气息。古老而丰厚的历史文化传统与现代文明的矛盾冲突、相互交融是其作品的重要母题。他的作品并不是太多,但几乎每一篇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比如《蓝幽幽的峡谷》《拔草的女人》《成长》《霍林河歌谣》《一匹蒙古马的感动》等。其中《蓝幽幽的峡谷》获得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那一年,他31岁,刚刚开始发表作品,这篇小说使他一举成名。

1985年8月,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文学》杂志社工作。年底,《北京文学》在京召开笔会,邀请了当时较为活跃的几位作家。记得有山东的矫健、陕西的邹志安、浙江的李杭育、北京的陶正,还有就是内蒙古的白雪山等,由此我结识了他,并成为好朋友。那时候,《北京文学》即将更换新的领导班子,由作家林斤澜出任主编,作家评论家李陀出任副主编,陈世荣担任执行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北京文学》上下下都跃跃欲试,准备迎接新的变化。笔会除了举行编辑与作家的座谈和对话活动,还组织观看了欧美和港台最新的电影录像。美国电影《凶兆》神秘而让人毛骨悚然的悬疑叙事,香港电影《蝶变》独特的主观镜头表达,给大家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我与雪林在私底下也讨论过这两部电影,我明确表示了对《凶兆》诡异风格的着迷,雪林则更偏爱《蝶变》的形式感。那时的北京已经有点秋意了,我记得我们俩曾在户外有过一张穿着西服的合影。

那次笔会过了几个月,他寄来了他的最新作品,题目叫什么我忘记了。因为那时候我在编辑部还是助理编辑的角色,没有机会成为他小说的责任编辑。这也是我的遗憾,当了30多年文学编辑,竟然没有编过他的一篇稿子。之后他多次来北京参加全国的青创会或作家代表大会,我都会抽时间去看望他。差不多3年后,他完成了中篇小说《成长》,发表在《民族文学》上。他在电话里告诉我,这是他花心血最多的作品,希望我认真看一下,如有可能也希望我写一写评论。我认为《成长》是他最诗化的作品,充满了童年的欢乐、忧伤以及想象。小说叙述上采用了诗歌的通感和抒情性,以童年的视角,将视觉、听觉、触觉,还有嗅觉等孩子的所有感觉,融合贯

通绵延在一起,营造了既有童话之美,又有现实之真的意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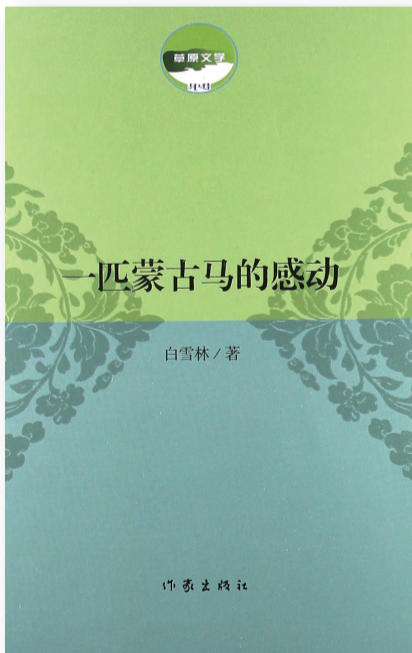
“哈达从松软的草窝窝里爬起,小熊一样从高高的垛顶上向下滑。其实在他脚尖挨到冰冻的地面之前就已经注定他会成为一个出色的蒙古汉子了。但当时他却什么也没想。多少年以后他在蒙古草原的都城呼和浩特那段往事的回忆时的确是从那一刻开始的。那草垛又高又大,是全村近千只牛、近万只羊冬天的食物。从垛顶上向下滑,飞快呀,欢乐而又能忘掉自我,那飞快的滑行中冲起一股微香的草的味道。那草当地人叫作羊草或碱草,冬天在大垛里捂着,还保存着鲜嫩的绿色,牲口吃起来一片沙沙声。那是草原上最好最肥的牧草啦,还有比吃起那草更令牲口惬意舒适和满足的吗?那时牲口向牧民们瞪来的眼神都充满了感激。”我忍不住摘录了小说的开头部分,虽然这段叙述明显受到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开篇模式的影响——要知道,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作家对这种开头模式的仿效几乎成了“时尚”。但是读着《成长》的开头,我不仅没有不快,反而觉得这样的开篇非常准确、自然,并且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作者展开童年回忆的心境和情怀。我的评论后来发表在《民族文艺报》上,可惜刊物我一直没有收到,不久刊物停刊,我的底稿也丢失了。

那一年正好是1989年,之后他几乎停止了小说创作,开始写电影、电视剧,据说还做了一段生意。我们失去了联络,为此我对他还有点不高兴。若干年后,我们再次见面是他发表了《一匹蒙古马的感动》之后,那时候他的心脏已经装了两个支架。他已经不能喝酒了,只能微笑地举着茶杯和我们对话。不一会儿,他站起来,走到我

的身边,搂着我的肩膀,有些歉意地看着我说:“你那篇写《成长》的文章是关于我小说最到位的一篇文章。”

在我看来,他是个对文学有着深刻思考和独到见解的作家,并且他还敢于或者善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和体会,尤其愿意与年轻作家们分享心得。他对年轻作家的帮助是无私的,不分民族,不分远近。看到一篇或者一部好的作品,他不光会提出诚恳的意见,还会主动帮助作者寻求发表或出版的途径。达斡尔族“80后”女作家晶达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青刺》,就是他推荐给我,由我负责出版,后来还得了内蒙古自治区“索龙嘎”文学奖的新人奖。与他会面聊天很少会扯及八卦或政治类的空谈,他更愿意谈论文学和写作。比如,他会兴高采烈地告诉在座的最近读了什么好书,或者在创作上有什么感悟,遇到什么问题等等,时有真知灼见,给人启发。我从年轻时就经常与国内的很多重要的前辈作家混在一起,我深知听他们聊天比听讲座或者看他们的创作谈更有意。那是没有经过修饰的话语,没有隐藏,没有伪装,你甚至可以听到他们在创作过程中的快乐和困惑,以及他们写作的软肋。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对年轻作家极有帮助的学习方式,而知名作家也应该多以这种方式去关怀和帮助年轻的作家们。雪林正是这样的作家。

最后一次见雪林,应该是2016年夏天父亲病重期间,他来看望我父亲,之后一直没有音信,期间我去过呼和浩特多次,但那时他多数时间住在北京附近的燕郊,他女儿的家里。燕郊与北京城区还是有段距离,我也不便多打扰他。后来有一天,作家路远告诉我,他见到雪林了,他的心脏搭桥后,效果不理想,身体非常虚弱。突然有一



天,在内蒙古作家竞心的微信里,看到他转发白雪林的《蓝幽幽的峡谷》,我看到一条留言是“雪林老师,走好。”我内心其实有过心理准备,但还是有些发蒙,因为最近这几年身边的亲戚朋友和作家走得最多,我甚至有些麻木了,但是当我确认他真的离去的那一刻,还是让我感觉突然和无法抑制的悲伤……

雪林是那一批作家家里最有才华的作家之一,也是其中最执著的作家之一。2013年7月7日,他在送我的小说集《一匹蒙古马的感动》的扉页上写道:“文学是我们永恒的期望。”我相信他还有很多作品没有写完,那些故事,那些场景,还有人物对话,我们永远不得而知,但是,他已经将自己的文学创作进行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正如他在《一匹蒙古马的感动》的题记中写的一样:“马是草原上的灵物,它们感情最深厚,最热烈,对主人最忠诚,你如果把马感动,它愿意为你奉献一切,直至生命。我为蒙古马哭泣。”重读这篇小说,我依然为这匹马而感动,我感觉雪林就是这匹叫查黑勒干的马,而文学就是他的主人。文学滋养并丰富了他的人生,他也用生命回报了文学的恩典。

雪林兄,一路走好。内蒙古文学、蒙古族文学乃至中国文学有你重重的一笔,这足以让你欣慰和骄傲。

湘西多河,它们的美丽出现在沈从文的笔下,沅江、沱江、酉水……近水人家多在桃花花里,春天时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他在清澈见底的河上荡漾而爱意绵绵:“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人们从沈从文先生的笔下得知了湘西那些知名的河,如今我们又从一个湘西女子的描述中知道了一条小溪,一条叫蓝溪的小溪。蓝溪相对那些知名的河流,就像环绕大树的藤蔓,小巧但更加缠绵多情,也有奇迹,自然的大胆处与精巧处,使人神往倾心。

苗族女子张雪云自幼生长于湘西凤凰山下、蓝溪河畔,她出生的年代正是改革开放初始的1979年。她顺利地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在沅陵县的一所中学从教多年,对读书写作的喜爱成为她最为钟情的选择,渐次在多家报刊上发表诗歌、散文。迄今为止,她的作品多是从她的家乡蓝溪生发开来,感受土地深处的呼吸,体现湘西的脉动与温度,在平常事物与百姓生活之中感悟到诸多深意,以小见大,从乡村到城市,又从城市回望乡村,以对土地与自然的真诚守望而发声,让心灵中的蓝溪奔往大江大河,长流不息。同时,她描绘着有血有肉、阳光明媚又风雨交加、幸福与痛苦同在的乡村地理,勾勒出湘西雾朦胧、湿漉漉的独特山水,以及在那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魂魄。她的散文集《蓝溪》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其中的篇章均是她这些年来精心之作,正是试图以土地河流为经,以苍生万物为纬,织一幅湘西地域风情的画图,从中显示出其独有的乡土精神和自我意识,表达她对乡村人物骨子里坚韧精神的敬重和承接、对湘西乡村独特风物的呵护、对乡村与城市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碰撞融合及变迁的个人思考。

显然,一抹乡愁是这幅图画的底色。张雪云以一个灵秀女性的敏感细腻,兼之深情灵动的笔触,浓墨重彩地描绘着自己的家乡。“从蓝溪出发,溯游而下,相望千年的沅江、酉水两岸,如一幅水墨画卷,亦如一部典藏的古籍善本,徐徐展开,直扑人心,不用泼墨点染,也不用刻意着色,左岸右水的原貌便成了画中的经典,氤氲在一片清溪的云山与禅心。”她小时候日夜相守的蓝溪看着她长大,蓝溪很蓝,她的童年也很蓝。虽然后来的日子里,她走过许多的路,看过许多的风景,但仍然一遍遍梦回那山清水秀、林木繁茂、鱼鲜笋嫩,幻想在庭院荷风的葱绿烟霭中,咀嚼银波碧浪的涟漪。于乡愁中寻回祖先、父母传下的魂魄和希望,还有下一代蓝色的梦想,在时光脚步中捕捉到蓝溪深处的生命喧响,从而坚定自己的求索。读者可以从她对乡愁的书写中觉察到当代人的情感诉求,并从中体味到惺惺相惜的精神共鸣。

湘西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厚重的地方,张雪云没有忽略得天独厚的文化优势,进行了积极的艺术开掘,穿越时代隧道的屏障,领略到其中意味深长的哲学价值。蓝溪口面对的沅陵位居五溪山水交汇之所、荆南要冲雄峙之地,素有“湘西门户”、“南天锁钥”之称,所谓“天下积粮在楚,楚之咽喉在辰,故辰安则楚安,楚安则天下安”。战国时,楚置黔中郡,屈原曾经来此,面对沅水感叹:“沅有芷兮澧有兰……观流水兮滢兮”;展救世安民之略的王阳明在此留下诗文;大唐而兴的龙兴讲寺的暮鼓晨钟依然在心中中日日敲响。古城古寺,即使城墙不再,砖瓦难存,但凝视处蒹葭苍苍,让人获取某种庄严宁静、喜乐和力量。她常见的水边情形化作心灵的一个渡口,泊在月光下,那月光自然已有千年万年,自然会引人思索:“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灵性的山水,即是一本自古而来的大书,于沉默中散发出悠远的气息,给每一个端详的人以尊贵,以气度,以历史弥新的相思相知。

对人性的观照与体贴在《蓝渡》的字里行间比比皆是,体现了作者与周边人彼此相通的温情。人民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个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人。在张雪云的笔下,他们挑担背篓从沅水河边走入读者的视野:“早些年,我窗外的文昌码头处,是沅水流城一个重要的集散中心,周边十里八乡的农民将自己生产的桐油、菜油等农副产品从山里担来,驳船靠岸,到这里倒卖。那些挑油的汉子,穿着对襟布衫,包着白布头帕,脚穿自制的草鞋,从弯弯山道上挥汗如雨而来。妇女梳着把把髻,背着大背篓,弯腰蹒跚而来,里面装着板栗、花椒、木耳、黄豆、花生等各种山货。他们打着手势,嚼着土语,彼此交换着各自的生活所需与小小的欢乐……他们起早贪黑、任劳任怨地在河边忙活着简单的日子,成为沅水流城独特的一景。”张雪云在多年从教的岁月里,关注的目光除了教室里的孩子们,就是市井百态:卖菜的婶子、摆地摊的小贩、大清早聚集守候准主光临的中年汉子;在烟火腾腾、人车混杂之间,泥泞弥漫、臭味弥漫的街道;熙熙攘攘的芸芸众生,为生吞活剥忙碌,或如蓬草,或如劲竹,却无论多么艰辛困苦,总能度过四季凉热,总有一份朴素的希冀与梦想。她以蓝溪为人生之河,揣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自己的渡口,如自己的蓝渡。四季一如继往地变迁,流年似水无声无息,然而世间万物皆有自己渴求的境界,一条河有起伏变化的深浅,一朵花有自由开放的姿态,一棵树有别样的风骨,一个人的生命究竟应该赋予怎样的意义,要以怎样的跋涉,才能从自己的渡口抵达彼岸?

张雪云的文笔清婉朴实,恰如湘西山水幽深灵泛,时而如山静穆厚实,时而如水柔和细腻,且又酣畅淋漓,既能蹈大方、观大势,又能凝静气、清气氤氲。作者在书写中不乏对文体的探索,在虚实深浅、或轻或重之间反复掂量,并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张雪云与河流对话,其中的问答汇成了这本散文集《蓝渡》。生活其实没有唯一的答案,所有一切都在不断的摆渡之中,她的文字和思考也因此偶见重复,但愿今后在重复之中更有新的拓展和发现。如此,或许她心中的河流将会更加澎湃,将会描绘出更为深刻独到的风景。



■ 新视野

## 与一条河流有关

□叶梅